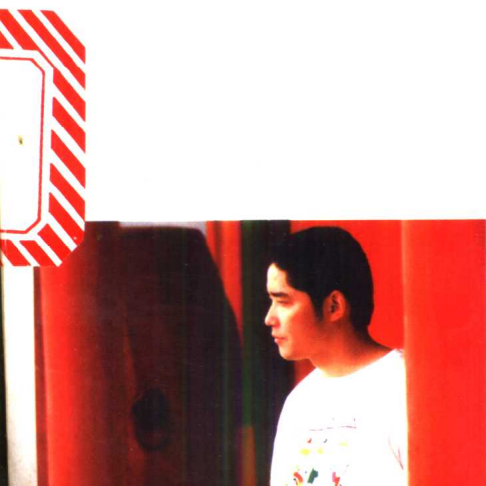


苏童文集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蝴蝶与棋

写作者终其一生都在设法建造他想像中的文学建筑，
它的空间至少得由几面墙围成，
而这几面墙的建设
恰恰是需要你呕心沥血的……



蝴蝶与棋

作 者:苏 童

责任编辑:黄小初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2 插页2

字数:250,000 199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,300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1016-x /I·966

定 价:15.5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自序

短篇小说的创作花费了我近年来最主要的精力，现在能以如此快捷的速度将这些短篇推向读者，高兴之余亦颇为惶恐。

我不知道读者是否会理解并赞赏这些处于风格变化中的作品。事实上我自己也不能确定这种变化的价值。许多作家对于艺术的见解是一厢情愿的，而一厢情愿的创作通常导致两种结果，或者在困境中获取真正独特的艺术生命，或者看着黑暗渐渐吞噬你手中的最后一根蜡烛。

写作者终其一生都在设法建造他想像中的文学建筑，它的空间至少得由几面墙围成，而这几面墙的建设恰恰是需要你呕心沥血的。在塞林格最优秀的短篇小说《献给艾斯美的故事》中，一个小男孩让军人猜了一个谜语：一面墙对另一面墙说了什么？这个谜语的谜底是：墙角见。我常常想起这个谜语和谜底，我想一面墙迟早该和另一面墙见面的，许多

创作者因此精心规划着那些墙角，企望这面墙与那面墙的完美的会合。

但是一切都悬而未决，这便是我或我们大家的惶恐的根源。

目 录

三盏灯	1
灼热的天空	48
蝴蝶与棋	100
亲戚们谈论的事情	111
棚 车	122
小 猫	132
玉米爆炸记	143
十八相送	153
把你的脚捆起来	164
花生牛轧糖	174
种了一盆仙人掌	184
那种人	195
犯罪现场	217
公 园	228
霍 乱	240
	1

流行歌曲	252
声音研究	262
表姐来到马桥镇	272
红桃 Q	283
新天仙配	294
线 袜	305
一桩自杀案	315
粮食白酒	329
告诉他们，我乘白鹤去了	339
世界上最荒凉的动物园	349
两个厨子	359
八只花篮	370

三 盞 灯

1

平原上的战争像一只巨大的火球，它的赤色烈焰吞掠过大片的田野、房屋、牲畜和人群，现在它终于朝椒河一带滚过来了。

雀庄的村民们已经陆陆续续地疏散离村。几天来偌大的村庄鸡犬不宁，到处充斥着惶乱和嘈杂的声音，主要是那些女人和孩子，女人们抱着盐罐爬上牛车，突然又想起来要带上腌菜坛子，她们就是这样丢三拉四的令人烦躁。而孩子们对这次迁徙的实质漠然不知，他们在牛车离村的前夕仍然玩了一次游戏。娄宽家套车的牛被几个孩子拴住了前腿，娄宽赶车，车不动，路边的老枣树却哗啦啦地摇晃起来，娄宽以

为是老牛偷懒，大骂道，你个畜生也敢来闹事呀？啪的一鞭下去，牛就咆了蹶子，娄宽一家人全从牛车上栽了下来。

村长娄祥没说什么，娄祥蹲在地上喝粥，眼睛不时地瞟一下几米开外的茅厕，娄祥最小的儿子还蹲在那儿，娄祥一边喝粥一边说，也没什么给他吃，哪来这么多屎尿？娄祥的女人却性急，在旁边跺着脚喊，你好没好，好没好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粘在那缸上！

娄祥一边喝粥一边推了女人一把，让孩子蹲吧，拉光了上路才痛快。娄祥毕竟是个闯过码头见过世面的人，牛车套好了，粮食和箱子都搬上了车，娄祥还慢吞吞地喝完了一大碗粥，吃饱了肚子娄祥才有力气维持村里混乱的秩序。

慌什么？你慌什么？娄祥突然跳起来直奔娄福家的牛车，耳朵里长猪屎啦？告诉你们多少遍了，带上粮食就行了，牵那么多牲口干什么，就你们家有猪有羊？人家是来打仗，脑袋都拴在裤腰带上，谁稀罕你的猪你的羊？

娄福仍然将他的大黑猪往车上赶，谁稀罕？娄福气咻咻地说，就是不打仗，我家还少了好几头羊好几只鸡呢。

娄祥刚想骂什么，一转眼看见娄守义一家正喊着号子把他家的衣柜往牛车上搬，不怕把牛压坏啦？这帮人，耳朵都让猪屎堵住了！娄祥这回可真着急了，他挥舞着手里的碗冲过来冲过去，手里拿着筷子朝这人捅一下，朝那人捅一下；都给我上车，马上走，再不走路上就碰到十三旅，十三旅见人就杀，你们要是不怕就别走啦！娄祥把手里的碗狠狠地砸碎，你们把房子也背上走吧，你们这帮猪脑子的东西！

正午之前最后一批村民离开了雀庄。村长娄祥坐在牛车上隐隐地听见县城方向的枪炮声，别慌，军队离我们还有三

十里地呢，娄祥对他一家人说，我们去河西躲一躲，躲个十天半月的就回来了，怕什么呢？打仗可不像种田，稻子一季一季的都得插秧，打仗总有打完的一天。人可不像稻子，割下来还能打谷留种，不管是十三旅还是三十旅，打仗就得死人，人死光了怎么办？仗就不打了，我们就回家啦。

牛车走得很慢，村长娄祥回头望了望雀庄的几十间房屋和几十棵杂树，突然觉得自己丢下了一件什么东西。没丢下什么东西？他问身旁的女人。女人说，把一筐白菜丢下了，你偏不让带。娄祥说，我不是说白菜。娄祥皱着眉头数了数他的一堆儿女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，一共六个，一个也不少。这时候牛车经过村外的河滩地，娄祥看见河滩上的一群鸭子和一间草棚，倏地就想起了养鸭子的扁金。扁金呢，怎么没有捎上扁金？娄祥打了一下自己的额头，我让他们气晕了，怎么没有捎上扁金？

娄祥要回去找扁金，被他女人拉住了。女人说，你以为扁金是傻子？人家早跑了，你没见他把鸭子都丢下啦？就是傻子也知道躲打仗，没准他跑得比你快呢。

娄祥说，扁金满脑子都是猪屎，也差不多是个傻子，扁金没爹没娘的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别人还不是说我这个村长么？娄祥说着就从屁股底下拿出铜锣，当当地用力敲了几下，一边敲一边朝前后左右喊着，扁金，扁金，谁看见扁金了？

娄福的儿子在前面说，前天还看见他爬在树上掏鸟窝呢，他不是掏鸟，是掏鸟粪，扁金给他的鸭子喂鸟粪呢。

屁话，说了等于没说。娄祥又扯高嗓门喊了一遍，你们谁看见扁金了？

娄守义的女人在后面说，早晨看见他往河边去了，说是去找鸭子。

这种日子还在找鸭子？他是傻子你也是傻子，你就没告诉他打仗的事？

怎么没告诉他？他说他不怕打仗嘛，他说他后脑勺上也长眼睛嘛，他一定要找他的鸭子。

村长娄祥收起铜锣骂了一声，这个傻子，死了活该。娄祥放眼瞭望冬天的河滩地，视线所及尽是枯黄的芦苇杂草，椒河两岸一片死寂，远远的从河下游又传来了零星的枪声。这种日子谁还会满地里找鸭子呢？娄祥想扁金看来真的是个傻子，扁金若是为了只鸭子挨了子弹，死了也是白死，那也怪不到他的头上啦。

原野上的风渐渐大了，风把淡黄色的阳光一点点地吹走，天空终于变成了铅色。快要下雪了。疏散的人们途经马桥镇时最初的雪珠泻落下来，不知从哪儿飘来布幔似的雾气，很快弥漫在马桥镇人家的青瓦白墙上。石子路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两只野狗在学校里狂吠着，很明显镇上的居民已经疏散了。来自雀庄的牛车第一次畅通无阻地穿过这个小镇，这种情形也使雀庄人散漫的逃难变得紧迫了一些，村长娄祥不断地催促着他的村民，甩鞭呀，让你们的牛走快点，不想挨子弹就走快点吧！

牛车队路过昌记药铺的门口，许多人看见了一个扎着绿头巾的女孩。女孩大约有十二三岁的样子，绿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蛋，只露出一双漆黑的圆圆的眼睛，那双眼睛直视着雀庄疏散的人群，大胆而泼辣，她的寻寻觅觅的目光让人疑惑，她手里提着的两件东西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，许多人都

看见了，女孩的一只手提着一只铁皮油桶，另一只手提着一条鱼。

你是谁家的孩子？跟家里人走散啦？姜祥勒住了牛车招呼药铺门口的女孩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傻站在这儿？上车来吧，你要是不想挨流弹就上车来吧。

女孩摇了摇头，她仍然倚在药铺的杉木门板上，但她的一只脚突然抬起来，脚掌反蹬着药铺的门板，开门，怎么不开门？女孩的声音听上去焦急而尖利，我要抓药，我娘的药呀！

镇上人早都走光了，你不知道要打仗吗？姜祥在牛车上喊，这种时候谁还到药铺来抓药，你脑子里长的是猪屎吗？没人在怎么开门？

你脑子里才长猪屎。女孩瞪了姜祥一眼，猛地转过身，用手里的铁皮油桶继续撞着药铺的门板，开门，快开开门，女孩的哭声突然惊雷似的钻进雀庄人的耳朵，女孩一边哭一边对着药铺门上的锁孔大声叫喊着，朱先生你不是人，你怎么不把药挂在门上？你吃了我家多少鱼呀，吃了鱼不给药，你就不是个人。

牛车上的人们一时都惊呆了，他们现在看清了女孩手里的那条鱼，姜祥的儿子大叫起来，是条大黑鱼。但姜祥转身就给了儿子一个巴掌，你管它是黑鱼白鱼？姜祥悻悻地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傻的女孩子，比扁金还傻，她要抓药就让她去抓药吧，我才不管这份闲事。

姜祥带着雀庄的牛车队继续赶路，空中的雪花已经像棉絮般的飘落下来，雪花其实不是花，它们湿湿地挂在人的棉帽和眉毛上，凝成冰凉的水滴，抹掉了又长出来。姜祥摘下

头上的棉帽掸去上面的雪花，一转脸看见那个扎绿头巾的女孩追上来了。女孩追着娄守义家的牛车跑，女孩跟娄守义的女人说着什么，娄祥听不清，后来他看见她站住了。她站住了，左手提着铁皮油桶，右手拎着那条鱼，娄祥看见漫天的雪花把那个小小的身影与雀庄的牛车隔绝开来，后来铁皮油桶和鱼都看不见了，只看见女孩的绿头巾在风雪中映出一点点绿色。

那女孩跟你说什么？娄祥问娄守义的女人。

她要用鱼跟我换灯油。娄守义的女人说，哪来的灯油呢，这种日子谁还顾上带灯油呢？

她要灯油干什么？娄祥嗤地笑了一声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傻的女孩子，灯油？要是挨了子弹白天黑夜还不是一样亮，要灯油干什么？你们说要了灯油干什么？

雀庄的人们在疏散途中愁眉苦脸，没有人乐于说那个陌生女孩的事情。现在他们的耳朵里灌满了风雪的沙沙之声，还有令人心焦的牛铃和车轴的鸣响，除此之外就是东南方向那种零乱的没有节奏的枪炮声了。

谁都知道，战争中的人们想得最多的还是有关战争的事。

2

鹅毛大雪一朵一朵地落下来，椒河两岸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。无论扁金怎么诅咒，大雪还是在扩张它刺眼的白色，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扁金就更加找不到他的鸭子了，这种天气鸭子不肯下河，鸭子要是躲进芦苇丛里，那扁金就休

想在天黑以前找到它们了。

丢了三只鸭子，不是丢了，是它们自己离群跑了。扁金手持鸭哨在河滩地上搜寻他的鸭子，手里的鸭哨扫遍了芦苇，干枯的苇絮飞扬起来，混在漫天飞雪里，落满扁金的肩头，但他却看不见三只走失的鸭子。该死的天公，让你下雪你不下，不让你下雪你偏偏下了。扁金诅咒着天公，忽然想起村里人说天公骂不得，谁骂天公谁就会让雷电劈掉半边脸，扁金有点后悔，就拧了把自己的嘴。扁金这么生气，不骂几声心里堵得发慌，后来他就开始骂他的三只走失的鸭子，贱货，不要脸的畜生，就你们长了两只脚，就你们会跑？扁金说，我不信抓不到你们，抓到你们谁也饶不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全扔开水锅里，烫你们的毛，吃你们的肉，谁也饶不了！

扁金沿着河滩地走出去大约半里地，没有看见一只鸭子的踪影，却看见漫天的雪越下越大，椒河在前面拐了个弯，河汊被折成一个弓形，扁金发现河汊边多长了半亩沙地，有一条捕鱼船泊靠在那里。扁金不是傻子，他知道每年冬天椒水会瘦下去，瘦到河底就露出这片荒沙地了，但那只捕鱼船却来得奇怪，很少有人到这里来捕鱼的，椒河流到雀庄水里就只剩下些小鱼小虾了，只够喂扁金的鸭群。扁金不喜欢在雀庄的地盘上看见捕鱼船。扁金觉得这条又破又旧的捕鱼船来得真是奇怪。

喂，看见鸭子了吗？扁金一边喊一边朝捕鱼船走去，他用鸭哨捅了捅船篷，没听见任何回应。人上哪儿去了？让鱼虾吞到肚子里去了？扁金嘀咕着跳到船上去，船剧烈地摇晃起来，扁金就一把抱住了大橹。这是什么鬼船？晃得这么厉害。扁金好不容易站稳了，一转眼看见篷顶上站着两只鱼鹰，

两只鱼鹰扑扇着翅膀，抖落了羽毛上的雪花，它们红色的明亮的眼睛充满威胁的意味，这让扁金有点惊慌，扁金说，你们盯着我干什么？想咬我呀？你们是什么鬼东西？这么黑这么难看。两只鱼鹰像人一样转了个身，扁金就拿着鸭哨在一只鱼鹰的脚上撩了一下，这是一次试探，那只鱼鹰却猛地张开双翅跳进了河水，紧接着另一只鱼鹰也跳下去了。扁金松了口气，他说，什么鬼东西，还想来咬我？

从船舱里突然传来了一种微弱的声音，好像是一个女人。扁金掀开草帘，舱内暗沉沉的，一股大蒜和鱼腥混合的气味扑鼻而来。扁金只能看见那个女人苍白的脸和蓬乱的头发，它们几乎埋在一堆破棉絮里。

别去惹我的鱼鹰，它们会咬人。女人说。

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清。扁金蹲在那里，但他的脑袋好奇地探进了舱内，扁金说，你快死了吗，你说话怎么像死人一样有气无力的？

别去惹鱼鹰，会咬人。女人说。

我没惹它们，是它们想惹我。扁金说，我才不会惹那两个鬼东西，我是来找鸭子的，喂，你看见我的鸭子了吗？

看不见了，我的眼睛坏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女人的声音听上去仍然很微弱。

你是个瞎子？噢，瞎子怎么还在河上捕鱼？扁金说，你是瞎子怎么把船摇到这里来的？这里要打仗啦，人都跑光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告诉你，人都长着眼睛子弹可不长眼睛，告诉你吧，我前几天去马桥镇卖鸭蛋，看着肉铺掌柜的女儿给流弹打死了，那女孩还在吃棒棒糖呢，一蹦一跳的，砰的一声就扑在地上了，那女孩嘴里还咬着棒棒糖呢。

船舱里的女人不再说话，女人不说话的时候喉咙里仍然发出一种声音，很浑浊的，像是在喘气也像是呜咽。

他们都跑光了，吓得都尿了裤子。扁金说，告诉你吧，子弹不长眼睛，可我扁金后脑勺上也长眼睛，我才不会让子弹打到我头上。

船舱里的女人不再说话，她似乎是没有力气说话了。她没有力气说话，但扁金觉得她的喉咙像一架纺车纺出一种单调而固执的声音，碗儿……小……碗……碗儿。

你要一只碗？扁金说，你不要碗？我猜你也不要碗，没有吃的要碗干什么？不过人要是没有吃的迟早会饿死，我扁金却饿不死，没有米吃我就吃鸭蛋，扁金说到鸭蛋人便突然跳了起来，鸭子！我得去找鸭子了，我哪有闲工夫跟你说话呀？扁金说着急急忙忙地下了船，下了船回头一望，恰巧看见两只黑鱼鹰从水中钻出来，它们的嘴里各自咬住了一条小鱼。扁金顿时有一种愠意，他觉得它们抢走了鸭子的食物。你们是什么鬼东西？扁金挥起鸭哨朝它们打去，嘴里高声叫道，放下，放下，不准你们吃这里的鱼。

就在这时雪地里响起了一串细碎急促的脚步声，扁金看见一个扎绿头巾的女孩朝自己疯狂地奔来，女孩眼睛里的愤怒之光使扁金感到一丝紧张。你要干什么？扁金横过鸭哨杆挡住自己的身体，他说，我没干什么，你要干什么？

女孩像一头小母牛似的朝扁金撞过来，她挥起左手那条鱼打了扁金一下，又将右手的铁皮油桶砸向扁金。扁金慌忙之中用他的鸭哨挡住了几下，听见极其清脆的噼啪一声，他的鸭哨被拦腰截断了。

你疯啦？你是个傻子吗？扁金大叫起来，他说，你把我

的鸭哨杆子弄断了，要你赔！

女孩拉住扁金的鸭哨不放，扁金以为她会骂人，但女孩只是用她的黑眼睛瞪着他。

你瞪着我干什么，想吃了我？扁金说。

女孩松开了手，但那只小手不依不饶，几乎是在眨眼之间，扁金脸上被她重重地拍了一把。

你掐我干什么？扁金说，你把我的鸭哨杆子弄断了，你要赔，赔不出来给我一条鱼也行。

女孩已经跳到了捕鱼船上，女孩一上船就呜呜地大哭起来，那种凄厉的突如其来的哭声同样让扁金觉得茫然。扁金凑近了船舱听那女孩的哭声，掐了我你还哭？你还占理啦？扁金嘀咕着，但女孩渐渐把扁金的心哭乱了，扁金摸不着头脑了。他说，哭什么呢？我不要你赔鸭哨了，我不要你的鱼了，你还哭什么呢？扁金又想会不会是舱里那个女人咽气了，他透过草帘子朝里面张望，看见那母女俩抱在一起，女人并没有死，她的脸色虽然比雪还要白，但她的嘴唇还在动呢。扁金摇着头说，人还活着嘛，又没死人，你哭什么呢？哭得人心里难受。

人与船都在雪中，大雪未有停歇的迹象，椒河上空的天色其实已经被大雪染得灰白不清了，扁金又想起了那三只走失的鸭子，于是对着捕鱼船喊，喂，那女孩，我说你别哭了，你看见我的鸭子了吗？

那女孩——扁金后来才知道那女孩就是小碗，原来碗儿是那女孩的名字。